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嘉興太守龔毅所書

聞毅所公近於城南煙雨樓別增臺榭星羅棊置遂使秀州之勝甲東南而封以內及客遊而過者之縉紳大夫騷人墨子日得以共閭里長老相爲沉酣歌詠其間歐陽公醉翁豐樂二亭其當時賓客雖已散綠竹雖已沒而郡二千石之風流文物與滁陽瑯琊之勝猶獲碑之名山載之青史於今

膾炙人口爛然若日星者蓋有以也毅所公其幾是乎自鴈丹楓此其時矣其許我携尊罍過之否

與顧甥謦韋侍御書

雷道士三齊間澹宕之士不冠不履特以賣藥遨遊山水間人或遺之金則笑而不受間一受遇他饑餓者輒與之人或遺之以衣與襪寒者過則又與之矣吾嘗欲結一茅菴以棲之且與之共爲綦酒徜徉焉以老而夜來甥偶語及將有意乎物外司馬乎因遺童子導之左右其人似習熊經鳥伸之術者第吾猶不免詩文典籍之好間叩之彼或

厭焉而不以語也彼當有以語甥甥且爲我轉相授受如何

與李濟南書

公海內名流也僕束髮來惟誦緇衣詠白駒區區好賢之私誠太史公所謂願爲執鞭者見縉釋褐獲爲下吏稍稍聞公左提右挈而斧藻之譬之瘦木也而飾之爲文几暈石也而席之爲連城近讀見曹所錄寄公之批答縣牒與一切教戒其所曲爲鼓鑄而訓誨之者德甚厚二三知巳嚮欲爲僕移書左右而僕猶皇恐未敢請者懼蒙譴也豈謂

公之知愛又已出于非望之外而其情且如江如海者矣茲特具書陳謝惟公憐兒曹材質雖劣頗知嚮上其事父兄也稍習孝友其事公及他使君也必不敢不忠敬第慮其平生以潔白自將而或近於隘以愛民自好而或不諳夫時事惟我公明德厚爲督策倘及如仲尼所稱獲上而治民勉爲寡過不至竊祿以貽地方之誚也生不能報沒不敢忘矣

與許南台大參書

僕無似辱公由令海寧而權北關而督鹽運數於

西湖山水間獲瞻冠蓋滕樽俎公數以國士寵僕而僕抑自忘其陋間亦從公吐肝膈傾心腎殆庶幾乎古所稱王貢之交者是已累數年來公旣讀禮山中而僕日以衰暮偃仰一室無繇附鴻鴈之翰遺之以音然而公之廉白之操忠信之德愷悌之政譽之穆風泠泠然常濯日星汎琴瑟而不忘神解者惟願公使節再臨浙上而無從也近以緒兒所從章丘遣使南還聞公且出參山東而續緒褐為吏又獲從事幕府之末矣使不知僕附公縞帶交而呶呶焉譽語公之下車輒辱物色而與進

之公得無憐僕生平竊以其爲通家子也而骨肉之乎抑亦繇見曹之領印綬也頗及效職玆土而與之乎茲特具書一以陳謝厚愛一以仰申寥濶僕雖不及侍長者之側而竊獲從簿書閒旦夕我公願公如睹袁遲也傳曰嘉其善而矜其不能惟我公無忘襟帶焉北望泰山無任瞻戀

與房侍御書

僕聞嘗爲書以獻下執事又不能自道也託德清令君牒以聞而令君皇怖不敢或傳公之按州郡也郡二千石以上蒲伏不敢出聲氣故時一切鄉

大夫關說者並不得行雖以僕之區區亦遂齟齬投之篋中矣累數月來使節嚮往語所謂山嶽且震不寒而栗者僕見時聞山陰蕭靜菴風槩略相似雖然公倘聞漢儁不疑所關說暴公子者抑亦肯俯採之否乎方漢武帝以幪巾繡衣之盜半天下故特出直指使者持繡斧擊州郡儁生猶曰太柔則廢太剛則折願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暴勝之卒為霽威而兩入者功名並垂竹帛於今爛然也公得無意乎國家所升沉天下學校之權屬督學使諸督學使惟南直隸及我

浙爲最難豫章及閩州次之何者縉紳學士之起家者衆其所亟子弟者什之九所能嘿而聽者什之一況諸生羣而橫議羣而鄭口譬則稷下之士談天雕龍而炙轂者此其大較也僕竊謂督學使與漢直指不同直指所按擊者羣盜不得不盛蒐薙却請謁而督學使所領者博士弟子耳古者春日視學秋日行刑蓋有以也請公於法行後姑爲浮沈一二其間如暴公稍爲震威故事兹亦僕所借雋生以獻者已故時高才生從博收遺才以録賢書者往往而是魴鱮點額於龍門駑駘騁轡於

冀野固僕之惓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去秋所
移書而沈篋中者併上庶見鄙懷耿耿云爾

與周山泉通叅書

公之拂衣南歸海内學士大夫無不絫欷太息者
而僕特甚閒讀傳記至賢人君子沈鬱下僚甚且
伏跡巖壑未嘗不廢書而歎況公之文章道德僕
二十年所寤寐而飢渴者頃雖赴召歷卿寺儤竊
恨公譽之明月之珠連城之璧所當亟爲飾之宗
廟鎮之社稷而不當猶爾蹁躚散地也古來豪傑
其退也如決堤其進也如絫棊僕所以於公之進

未嘗不色喜而及聞其濡遲也則又未始不爲扼腕者如何如何長見積辱公嘗屬而教之不幸中殃仲見籍稍及舉進士出令章丘語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不知公及聞否當必爲僕鼓掌者僕今且耄矣十年曠問偶星士董生過都亭特託抱書并函三十年來詩文之刻以獻中有五言近體詩一章蓋聞公曩日之起按察而賦之者以無他鴻鴈不及遺之以音也董生所按公卿次擢處如掌知公於仕路升沉非所聞然楊雲之好君平當必不甚厭其緩頰而談也

與黃內翰書

唐之文章燕許沇宋以下大較襲齊梁陳隋矣韓退之出而力以六藝之遺矯之故及大振上接西漢宋承五代劉楊之體似秀麗而猥薄矣歐陽子出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學古與唐相始終我國家文章之運固不敢遽謂有韓歐者出而區區舉子業弘治正德來亦稍稍渾融典雅彬彬相望其時學士大夫亦及以忠厚博大翊戴中外嘉靖以下屢起屢躓然猶未及如近日詼諧軋扎甚且踰佚滌濫而放辟邪侈也公先後二三元老附離而

起岸然以斯文自任鏗黃鐘鳴大呂力爲驅天下靡曼之音譾薄之響而繼之古豈非吾黨厚幸哉歐陽公知貢舉入棘闈抗顏洗心思以滌五代相承之陋而其所首舉者蘇氏兄弟及曾鞏輩於時新奇自喜者金擯不收而歐陽公之撤闈也馬前遮噪而投石唾罵者沓至甚且不能前驅歐陽公奮不顧流俗以身矯之慶曆元祐間號爲多士而嚮所稱通經學古之俗非其功而伊誰爲之嗟乎文章之習與人心氣運相盛衰一二年來僕竊見廟堂間紛紛多故矣其所繇漢之田竇唐之牛李

相爲出入固其勢然而抑或文運之薄爲之也諸
元老執國于上而公輩翊運於下得無所以潤澣
四海之士而爲之折衷乎嗟嗟僕老矣無所事於
世矣獨於此不能不爲扼腕而悲拊膺而歎故爲
疊疊者如此願公留神焉拙刻一十八卷敢爲附
上僕之陋不敢望古之人而其所鑱心而鐫腎者
於古之所稱非六經之言不以讀非兩漢之書不
以覯抑或庶幾一二以自附於作者之堂不至於
世所稱談天雕龍而炙轂者也不知公謂然否乞
賜批竄寄示幸甚

與王東臺太僕書

金同安閩還以來書問甚稀然而僕之不忘左右嘗有隨明月而攬衣帶者王使君按節閩州時僕嘗賦詩贈之復口畫公之平生風槪其以由萬壽表來歸也僕前探之彼第云公於其使節所嚮殊爲歛戢僕且訝且歎訝者訝其似疑於公而歎者歎其辭之戇而色之矜也僕三扣之又從而中導之彼遜言面謝故不敢以書相聞特條漢之一切聲名之吏功名不終者爲戒大較卽雋不疑所諷暴勝之者之略也須之里中人其隅其以事獲罪

當路且被指痾褫職及再訊之或又指其所處分公家事弃及長公且至不避嗟乎何斯人者之不情而至於此即如公以鄉大夫家有不當閭里處特譴及奴亦足以無戕於法矣何必復鷙朴擊之至是哉其歸也已三月猶未與鄉大夫相接僕候其廬不及見巳而又瞰僕之他出而過之公家一一本末於今猶未之聞也僕之長兒嚮嘗以房闥閒或裂眦反目郡二千石亦以聲名沾沾自喜者遂閉之獄而死僕雖不敢怨而海内縉紳先生於今猶口之嗟乎僕聞公事語所謂談虎而色戰不

能不爲同患相戚同難相悲而歔欷以涕者雖然僕與公亦安之而已即如　國朝楊文貞公以勳業蓋世猶不免茲譴山且崩江且涸日月且抱珥願公一切惟以自反厚爲沈晦或手莊周書一死生齊彭殤澹然超世庶幾雲將鴻蒙者之兩相顧而笑聊以延天年而託不朽耳如何如何

與徐吳江書

濟上來歸僕舟次津亭忽漏下二鼓矣時月明如試不勝攬帶之思而城闉不啓遂挂帆而南間題詩一絕猶未及獻也今特呈上公之綰印綬也四

年于兹徵書旦夕下僕之衰遲偃蹇其所欲共公抵掌而談膝席而歡行且日遠矣聞公鯨飲倘徵書至日僕且移舟江亭顧邀湖上七十二峰之色而共公一醉也不審公肯爲北道主否

與王會泉憲副書

縉兒甫釋褐一旦綰印綬爲吏公適按節過焉譬則遺幼子於道路間而獲慈母矣先公盛德流風僕嚮來所寤寐其生也不及握組佩紱於明
天子之庭而其沒也固當如古所稱鄉先生俎豆之於其社百世不廢者公今且屬表於其墓僕雖

不問於文然不敢不勉爲斧藻頌述蔡中郎生平碑系之文獨於郭有道無慚色僕於先公當或似之太夫人簪珥間僕稍屬略非敢略也大抵婦道不徹惟故古以來惟赴焚殉縉之烈始得震耀當世其他鷄鳴以下不得不附夫與子男而旁書之矣然因言繹志其所點次亦足自見於公孝思抑或無負也已

與鄭雲石睦州書

公之由西臺出守睦州也邑之吏民相傳公乘軺由廣德經苕水戕兄弟携諸子壺漿以逆之境上

已而尋聞公不果來故千里走使僅以書候而十
數年來翹首鑱心蓋有隨公露冕而南者已奉報
章中所垂念白首兄弟凄然滿紙僕移公之書過
伯季讀之相對泣下當是時伯兄以七十九齡伏
枕簟者累朞月矣猶共指秋八九月間泝江而上
伏謁郡中不意伯兄病日篤體日尩羸卒之以重
陽逝而季弟復相繼凋喪矣嗟乎生我兄弟者父
與母而深憐且痛我兄弟者非公其誰訴哉此所
以南望釣臺於今未及睹顏色滕冠蓋而絫絫枯
肘也不勝惆然兹因相人者楊生歸蘭敢附尺書

楊之抱術與嚮所謂林生略相當恐亦今之許負也如何如何

與徐吾溪大參書

僕無似獲附公通籍南宮已而仕路各爲飄飛莫之軌而學之軫杳然不相及及罷官來垂三十年公既秘跡婆娑煙霧之深而僕又家五湖巖壑間所稱社而飲社而詠歌者不能也然時時客從公之井邑州里來僕時時問訊得公杖履所嚮及共邑子野老相宴遊淋漓處知公以期頤之年嘯傲泉石徜徉麋鹿間殆亦今之綺季也已頃者縣令

遣兩生過草堂敢附書以候倘借南來飛烏之翮而遺之以音亦庶幾慰予飢也

與陳大西理刑書

僕伏跡五湖之曲五七年前忽辱尊翁五嶽先生從淮陽遣使移書并函詩文刻屬予序竊惟五嶽先生文追西漢詩並大曆海內縉紳所共嚮往者久矣僕獲一言挂於其間豈非傳所稱蠅附騏驥之足乎然寔惶悚懸汗于今不忘也明公出爲會稽理吳越相隔盈盈一水下車以來明公廉白之操純明之德風流藻雅傾動一時僕所耳熟而心

醉賢豪之槃蓋有晝不忘睫而夕不忘寐者茲緣永嘉張山人之還東海也道經禹穴且盛稱執事之好士於一切抱九九之藝者不靳吐捕握髮而賓客之列豈尊翁大夫而下既世家學併及風流文物亦無間邪僕所以輒不敢避未同之戒而借張山人飄劒所嚮而遺之以音也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不勝惓惓焉

與蕭少府書

客歲過姑蘇承公以文章襟期所嚮相爲縞帶而滕席公殆鼓陽春白雪之曲而下里之和者輒引

之爲同聲若將共爲揚絲吹竹漱泉裂崖也世之
文章家鑱刻自喜往往姍韓罵歐背棄六籍耗缶
雷鳴互相標榜然不知於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
何如也公獨斤斤然持達磨西來之旨而開法藏
眼首揭禪宗可謂不詭不隨而持之以正者已歎
服歎服言別來忽巳匝歲公於佐郡之暇其所下
帷發憤而鼓鑄百家當什倍前聞矣不知何時再
獲傾耳洗心以聽相撌既久相念彌深茲特具劄
伏候明教不盡所欲言

與大同胡中丞書

明天子之盛而公共督府所同心戮力以内戢疆場外讋戎虜兵家所謂戰勝於無形者不虛耳僕少繇文學起家然於兵鈐抑嘗倿心焉竊謂縉紳大夫内則出入禁闥股肱　天子外則躍馬邊陲賈勇沙漠庶幾古之勒燕然銘瀚海者流也間亦徒官粵徼抑嘗効尺寸矣然南夷特負固窟險之寇而北虜則古所稱天驕自冐頓以來世爲中國患者殆什且百之也公今懸幢莫府以輕裘緩帶之間而與鳴鏑死綏之虜相忘無事詩人之所以歌

公按節朔方胡且欵關不聞烽燧兹固

山甫而頌周宣者何可嘿嘿也敬撰出塞歌一章以庶幾詩人之意其所不能盡尚有隨北斗而長風萬里者

與莊陽山方伯書

遵巖先生沒而文之未墜在東臺太僕近聞東臺公所遭家難僕爲刺心分痛不勝怏悒及問其自則敉鄉之士爲之祟也噫乎東臺公即或不戒稍於家奴輩薄示之法抑亦足矣何必爬搔愎鷙之及其子也太息太息近亦移書吊且慰之矣第貴鄉縉紳先生過浙者時時刺問之亦或稍稍併訾

東臺公僕嘗聞宋之超曠之士若种放抑或蒙羣小之訴然在吾黨不可不引他山之石以重爲戒也知公骨肉間幸亦以僕所云轉而聞之如何如何

與羅文洲比部書

去夏過淮南辱公不忘舊日之所吐哺而顧我腹我者爲之繾綣殷勤令人見而彌親別而彌思于今猶耿耿不忘衣帶也若上之風與曩時不同大較郡之視縣如東濕薪縣之視鄉大夫如机上肉其所於法外爬搔眞不寒而栗矣至於閭里呼嘯

子殺父妻殺夫又或翁樋婦僉置之不以罪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得無憐之乎湖之吏民及諸縉紳所共追思公與鹽池之德而謳歌之尸祝之者切切也僕離行省已踰年飲食羸薄如舊重以家兄弟凋喪此中殊惡茲遣二僕過章丘道經莫府敢具尺牒奉候起居而并前所不堪者云云於左右曰欲父母知慈子之去其癢者固如此而甚矣其爲煩瀆也

與趙麟陽中丞書

僕於丘壑中閉戶息機譬之伏蟄之蟲矣顧暮春月

以來耶報所傳與士大夫所口聞三材辯之士
贊鼓諭訛頗似公孫祿息夫躬輩之於漢邢恕蔣
之奇輩之於宋廟堂諸老殆跋胡疐尾問關次且
而不能爲情者幸而天啓
聖明諸公又稍稍
持衡其間國是漸定橫議且息或者猶謂彼皆少
年盛氣內挾宫暨中摇王室一則欲借事以擊其
所忌一則欲乘其間以援其所黨將以蔽日月
而後移易江河其爲國家隱禍且不測廼若公以
素絲羔羊之望抑亦間被指訶豈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自古記之而然邪竊按傳記所載權臣持國

阻抑言路君子於時持之固難今執政者以博大為體列言路者以諫諍自用至於黑白混淆貝錦朋興於是時也則亦譬之沸鼎矣嗟乎公輩第如古所稱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嘿以聽之而已僕雖衰且老於我公蓋不能以處江湖之遠而忘朝廷之思者特因鴻鴈之便稍附一言於筆札所不及者猶懸懸若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

與少司寇姜鳳阿書

僕之不及接謦咳聆宴言者十餘年于茲矣而公以文章侍從之舊傳所稱天子之師傅國之

著蔡是也海以內縉紳學士所擬公之拜麻柄政者朝且夕召還以來猶爾羁滯周南何也豈中有忌且阻之與抑亦邇年弘恭石顯輩稍稍用事而蕭望之周堪金儒臣宗固有於中相爲牴牾者與不然何公之望若彼世之公議若此而猶翺翔而不遂也悟齋公入朝後聞一二執政稍稍推轂之此亦可占王陽在位而貢禹彈冠者之兆矣倘有善望氣者胡生頗名五湖間今且過金陵倘公賜以勝席而占之當必能以帝夢之協隨春風而聞若水之上也不盡

與吳悟齋少司寇書

言別來忽已數年僕之年日以增形與神不能不日以槁而其嚮往之情則猶寤寐不忘譬則明月白雲時從公於赤城石梁之間而無間於朝且夕者丘壑閒絕不知戶外事秋深時偶有客携仕錄來知公且赴召矣不勝躍然為　國家慶竊思公之釋褐入仕來三十餘年于茲中外之士所共以賢人君子出處進退卜其隆汚盛衰者有三何則公官司諫時所當執政擅權濁亂海內公以其身抗日月逆雷霆卒之犯　主上之怒而九死不

顧固一時也已而　山陵晏駕　詔召諫諍諸臣公且還舊職晉中丞徘徊舊京稍稍翺翔矣未幾田竇交搆隨被指摘擊之以去又一時也迺者天子仁聖而諸公卿間所共以博大忠厚翊戴其間可謂盛矣一二年來又不免如息夫躬公孫祿輩之於漢蔣之奇邢恕輩之於宋甚且挾中官以搖　乘輿或聞縉紳先生道路以目而公於其間外倚匪躬之望內切自牖之誠恐亦不無易所稱多譽多懼又一時也嗟乎鳳凰出而百鳥之所以奮翼而和鳴神龍見而羣鯈之所以揚鬐而煦沫

公所轉輾易轍何以爲情僕於草莽中惟願公不競不絿百祿是遒外則領袖善類多方推轂內則雍容肘腋共叅朝政僕倘未即塡溝壑願附古人慶曆聖德詩以歌詠昭代云耳公得無許之乎僕癈已久日且向盡兒曹稍及通籍明時綰綬出令然不知其能僨父未展之志否行且上計闕庭當以通家子問候帷中幸公縢而教之孔門於諸弟子之入而問政也所載之家語嘗論者言人人殊大略倉公扁鵲隨病立方願公視之猶子無靳一切所以淬其鍔而礪其鋼者以要之於道

茲則僕之望也

與居省心書

郡太守之高第者大略僉擢臬副而公以循良愷悌聞者久矣今且領苑馬竊謂 國家南北之馬僉領於太僕寺間又有行太僕以分領其不逮矣而陝西則復有苑馬者豈卽古之秦非子所孳而牧者之地與抑亦隋唐來中國數以茶易西番之馬而公今卽其職與然又聞特兼憲職當必以茶馬之使與中外孳小者之夤緣為奸其勢不能遽行於郡縣有司之間故特加之茲秩以攝而行之

與少嘗覽楊文襄公所領茶馬都御史之疏竊聞其得不得之槩今已忘之而僕之愚則獨謂當官者不特高爵重柄也繇孔子委吏乘田觀之吾輩苟拜一命唯求國家之所以利與其所以害徐而思之如農之有畔必得其要領要之久而爲來哲者之鏡可也公其得無意乎西北雖苦寒而南人過之大都於飲食風土多便何則脾喜燥僕歷仕途二十年數過河以北則諸病俱却所不便者惟去故鄉六七千里家書無繇易達耳同鄉如許敬菴督學及戴太守公則公之家書亦可時時尋便

寄貽者而臨署兵廵道朱君則僕桉大名時之帷中弟子而恩義最篤者僕僉欲寄一書以通殷勤之思令不能及矣語次乞爲致意

與石東泉書

僕暮月來門戶坎坷頗多執掌所私慶者聞執政持博大避權勢夙夜在公簡厚處軸而二三知巳鱗次鴈翔布列王塗庶幾唐宋皇祐慶曆之風與我

國家宣德弘治略相似可謂盛矣然據邸報所傳與縉紳先生擁輶軒而南者聞或口晝譬則公孫祿息夫躬輩內挾士貴榮戚日月或爲愎鷙

或為乳虎諸公卿間甚且道路以目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唐虞之盛自古記之與猶聞荆石相公一疏稍足以徹　主上冕旒黈纊之蔽紓士大夫之憤而奪其氣嗟乎傑老且衰矣山亭石榻支頤抱膝惟上以歌石介所詠四賢之詩而諷誦朝與夕耳見縉令山東頗知推公之教洗心厲志誠如公曩日所諭聲問稍起傳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我公勝席而敎之大略縣有司之於民當如父母之於子一切吐哺家給而戶足須為百年利弊之思古人所謂甘棠之愛尸祝茲土可也

僕少頗以勳名自奮中道忤世垂翅來歸公所於我而嗚咽者幸於兒曹而鑱刻也久疎音問茲以兒上計　闕庭敢附一言

奉漸菴少宰書

頃歲携家過濟道經淮南獲望顏色聆欬爲公祖賜之以國士之寵渥之以故人之情其所繾綣殷勤譬則披穆風而飲冽泉令人神解於今猶寤寐無忘者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而公以夙望召還天官朞月以來其所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內持國是外協公議詩書所稱唐虞商周下及

慶曆元祐之風謂古今同不同未可知也盛矣盛
矣追記曩於莫府獲覽潘印川司寇所抗疏時事
僕竊壯之公獨爲扼腕而嗟僕猶愕不敢信已而
卒坐反之者以惡聲相蒙幾陷不測僕每歎公知
幾且聖矣要之公以素絲羔羊之德領海內著蔡
典刑之望其鎮定如山其湛深如海古所謂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而國家行且倚之爲阿衡席之爲
石畫蓋有以也雖然一二年來聞　廟堂之間爲
二三君子所熒惑濁亂者抑多矣公於其間亦不
無如易所稱多譽多懼而大臣以身當天下之勢

以權解天下之亂其道固如此僕待盡丘壑然於世之陰陽消長否泰升沈處抑未嘗不緦緦於心思間故輒爲傾吐者如此然當蟄而吟公得無怪其非時乎不盡

與錢秀峰侍御書

海山先生令遂安時於省闈中覽僕文而錄之當是時僕幾爲他校文者所擯而海山先生獨奇之以爲國士居恒思奮報知已而未能也海山先生罷官歸輒以負俗之累爲羣小所訴居第田園歌舞紈綺不崇朝間盡爲市井惡少者所刼而奪僕

其門下士也焉得不痛心裂肝潸然出涕而思
振袂攘臂乎巳而海山先生與夫人相繼沒抑閒
骨遺棺以殯之然諸子飄零譬之失林之鳥楚之
憐叔敖之後行歌負薪者猶能奮優因感莊王而
倈於今卒未如之何者嘗記憶海山先生於族屬
中獨奇公爲高材生公既第進士爲名御史倈近
獲湖廣試録手而讀之公於舉子業盖所謂絕世
無雙者然非所以窺公之大也公之大當有近之
與范希文遠之與晏嬰輩砥行礪業震耀今古者
然則收族之貧而衣且食之與所謂待臣而舉火

者七十餘家非公其誰望之錢生過所口誦公嘗
遺之廬而收其刺繡者之婦娓娓不置口公之誼
甚厚與范文正韓相伯仲且不負海山先生之知
者敢不勉爲尺牘以謝而他所不敢請請而不敢
盡者猶之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伏惟垂憐焉

奉陰司空書

僕吳之愲且耄者也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而況
公以勲業聞望名當世者豈可遽爲尺牘以瀆記
室第僕與故司馬蔡白石公束髮爲文章交已而
又爲兒女姻而白石按節蜀徼還數口晝眉山巫

峽之勝輙自喜於蜀諸文學首獲公不異張乖厓之於蘇軾兄弟也僕竊嚮往之太史公之傳晏嬰也嬰且異世願爲執鞭焉而況僕猶及公同時而生者乎白石公海内名流也其以詩歌詞賦之雄羔羊素絲之槩領袖搢紳士大夫抑已久矣不幸五十而殁所遺繼室吳夫人僅年十七而孀所遺兒炳齊僅五齡而孤當是時門戶之不絕者如帶矣一切圖書園林並爲族里者之所瞰而羣而毀其廬瀦其池赭其山甚且陰賊其孤以爲利僕同鄉大夫顧尚書若溪董宗伯潯陽而下共爲揭之

撫按藩臬及郡太守諸司而適楚中謝公鵬舉朱公炳如胡公定輩相繼來浙並白石公所故守衡時惟中士也故及稍稍鋤其荆棘極其寢衛白石公始及葬而所遺孤與寡僅僅至今日其孤炳齊以任子補官光祿署改判惠州出未幾客死濟上嗟乎何天之不祐善類而慘戮若此別無他產男女閨房中姬有懷妊者特數月耳嚮族里之所爲毀廬瀦池與赭山者復相嚮而鬼瞰於其左右夫人以下日所擁內外僮婢煢煢若鼴鼴之待命於山隴者耳公倘有趙武子之憐得無欷歔流涕而

為假手以援之乎今猶幸有德淸令陳君岷麓其人固長者抑亦雅慕白石公故嘗有遺愛在蜀數以身冀之且許爲擇族中之賢者後之語所謂中流而覆而天假之以千金之瓠也然陳令之報政五年于此不久當以徵去陳令去而蔡氏且爲机上肉矣公方席中外之望譬之登高岡而順風以呼則川谷且震也願公於白石公之生也愛其人其沒也惜其樹併其宿草且遠得以纉謝朱諸使君者之業而近復善陳令尹之後茲則仁人之賜非獨僕輩頌公之德即如白石之遺骸當必思以

含哀奮報不忘結草於九原者已臨風嗚咽涕洟者三不勝瞻切

與徐賓梧驗封書

西湖之上獲逢冠蓋以來忽十年于茲而見縉紳章丘令入覲閒過省邸聞公賜之從遊公其憐我冉徒及尚書省僉屬同官之末邪抑亦公之素絲羔羊之概僕雖不能似而或亦有臭味相近者邪然僕以還山久譬之羈樊之羽伏櫪之駟而威鳳之鳴於高岡神驥之騁於康莊雖當張翼竦翅獵騣跑足而不敢以聲問相及者其勢隔也而公方

以盛年雅望海內縉紳學士無不睎其末光而慕其流響語不云乎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知公所從中領褭賢哲推轂豪俊而好士之聲當有甚於天下之士之求之者如流泉如鞭霆矣僕固無及而兒曹稍知讀父書抑或抱父所賫世以沒之志而蹀躞其間者不識公肯賜之教且左提而右挈之否

復王敬所書

言別已久馳情如渴適得吳生所持書開緘讀之宛然揖公於天台石梁之間而待揮麈接唾壺者

躍然躍然季公又高第而河東三鳳星聚綠野之堂矣僕故嘗憤世之不能用騏驥騄駬之材蹀躞沙磧而千里名駒且翩翩接踵而連轡矣公之所得不既多乎然老驥伏櫪得無望北風而猶長鳴邪西方之說誠是誠是語亦有之此亦大段着力不得吾輩不能習熊經鳥伸之訣思以長生於世而亦不必遽爲貪生怖死以着戀於其間直聽之而已如何如何吳生之丹青屬佳品僕以赴公西湖之約不能徧山齋而羈留之當爲綴類諸公間聊以慰其仗劍而遊彈鋏而歌者之思也相見在

即不盡不盡

與萬婺源書

僕衰且耄然獨好覽古傳記及嚮慕今之豪雋奇崛之士緡見第進士聞出自馮太史房已而覽睹明公墨卷與經房所襃刻諸作甚矣馮太史帷中多奇材劍客而明公則又冠軍侯也頃聞抱琴出令婺源徽之賈遊入湖者時時過僕隨扣之亦時時次明公之善政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僕不能入其疆采其風偶有友人李文仲者西遊白岳且囊所爲詩與畫行謁張祁門公僕謂之曰君稱祁

門公嘖嘖不置口獨不識婺源尤今之楚楚者邪
僕解其裝得其故所爲詩若干什與其畫數幅願
明公臨觀焉倘與進之或亦輞川之裴廸蘇州之
秦系也家藏三稿數十卷附上聊稍申求教之私
云耳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縉兒入覲聞公左提右挈而厚爲督誨之及覽手
書又借譬似過得非愛之深而不覺言之溢巳乎
別諭云云公所同麟陽悟齋諸公內當國家肘腋
之間而外以持博大渾厚之體以相爲省括解棼

於其際詩人不云乎夙夜匪懈可謂忠亮之至者已竊按古傳記所載往往安危治忽風欻雲蒸何者天下之勢與天下之權必有所倚權或移於其所狎則勢隨傾於其所附譬之奕棋者然分子布筭而彌釁隄防於其間特在執政而公須與一二同心多方推善類以備緩急此其時也僕本丘壑待盡之年而絮絮及之願諸公所繫中外周堪劉向之望者注心而已所不能盡與不敢盡者猶懸懸千里也

與費唐衢大叅書

僕無似辱公握手出肝膈屬心膂且要之白首甚矣古人之誼也所屬碑文何生及兩校過草堂僕適過京口比歸又抱病伏枕席者且匝月故於五月九日始得面睹何生且云公尚留滯故里以待僕屬草也僕即日繕草以獻然特紀公提浙兵本末而公之生平宦轍所嚮不敢一一詳之文中倘再詳則似古之生傳與生誌非所謂碑去思也僕所見如此然而公之材猷勳業已爛然在眉睫間矣不識公謂然否

與吳悟齋少宰書

頃奏記室所請公推轂善類翊戴國家知公當爲
同心聞鳳阿公隨徙南司寇公之轉圜已槩見矣
然新鄭江陵相次執國其間海内豪雋之士繇田
竇相爲廢興繇王傅相爲出入以一切愛憎之私
而隔絶天下之賢者猶絫絫也公試吏部爲晉山
濤爲唐崔祐甫爲宋司馬君實令國家獲籍公槖
中所貯以備緩亟非公之百年之事業乎僕雖衰
待盡丘壑於古人所稱願朝廷用好人猶不忘眉
睫也公謂然否偶蘭谿有抱相術者楊生來遊京
師請公姑留帷中試之渠雖年少頗于塵埃間能

識其人故敢不憖一言也

與陳德清岷麓書

故德清吏直吾公涖縣三載雖不敢擬公然亦江南良吏也其被讒而左遷吏民共太息而寃之項移家謁選過京忽旅亡省城蓋六月五日也僕夜來於守巡兩道席次始及聞不勝泫然茲且過哭而脫驂以賻之矣聞撫按以下僉爲捐金助喪且給之以故官垂符而一切衣衾棺殮僉繇守道紀綱之然縣中吏民恐未之聞也茲特附告公倘憐同官念其嘗有德於縣之吏民也一切鄉宦舉監

生吏及民間殷富而有力者不識可發一傳帖而下諭之否僕令丹徒及按大名道時有寮一簿有屬一郡司理益不數月而没於官僕特呈撫按兩臺及行按屬且併給一印信簿於旅殯之側遣吏人於其助喪而過者即登記之已而簿獲數百金而郡司理且千金公仁人長者也不審可席而施行之否

與余襲溪太守書

竊惟古之名二千石若南陽若渤海若東郡若潁川僉慷慨倜儻多大略然亦以地僻位重無他監

臨使者彈壓於其上與夫過客者之擁傳於其下故得以孳孳撫循以溉田種樹弭盜興教各各其職大較其得以盡心民隱者什之九而以奔走供張市道交者什之一故也若今之杭一都會也地大物衆人煙輻湊者數百萬家上有中丞御史諸持節使者星錯而臨又多佳山水及宋南渡以來輦轂臺榭之遺而四方縉紳大夫之乘軺而過與吳越閒冠蓋之族往往旦且暮焉故其奔走供張者且什之八九而稍得秉燭治文書聽獄訟者什之一二而已故非靜能勝躁察能勝狡幹能勝瑣

者不以及而明公下車來不朞月閒而士大夫與
吏民之交口而譽者葢什伯於曩時也予聞過謁
明公不獲見第於明公之閒過也望其貌察其氣
葢深湛醇粹皎然若氷壺盎然若穆風而於其中
則又持之不激不隨不苛不弛古所稱純明君子
是也故於前所云什之八九什之一二並不得以
雜糅於明公之左右而得盡心以褆職頃過西湖
與敬所王司寇語次明公王公所嘖嘖稱不置口
㧑大較與僕所見一也嗟乎明公異日之浦秩而
以治最聞於　明天子而史官所書非古之南

陽渤海而下乎家刻數十卷則僕生平好古與其願効當世者之區區或在焉故敢獻上請教惟明公憐而賜之塵覽焉

復蘇杏石書

僕以文章辱先司馬公之知然亦以文章爲姤口者所譏之裁政指痾而去卒不能爲國家建尺寸以奮報知己南北之鴈久已濶絶忽見曹遣使來歸獲明公所務書不勝踶然喜及啓封覽之始知先司馬公以提督學江西時或於斯人乎稍相枝柱起瞿䀹輒爲搭引告訐而毀其廬散其業不勝

錯愕泫然𥿄欷者久之已而讀至篇末則其曲直
巳原而伊人者所籍口郅都甯成之遺以快恩讐
矜聲譽今安在哉再讀碑誌及從祀歲曆諸刻而
先司馬公之勲名道德巳爛然朝野矣明公能以
仁人孝子之心發先德餙國典不可以見明公之
槩乎踴躍踴躍頊者縉見令章丘適明公以王官
過焉鄒枚侍從之暇出賦兎園詠梁苑而兒曹亦
得以通家子翺翔簪裾間知明公必爲開襟而敎
之僕衰矣年且七十五天猶賜之以筋骨之强時
從杖屨娛泉石而間簉宴酣之餘以詩賦嘯歌狂

詎五湖間蓋於古原壤不能不顧影而咲也明公以爲然否

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上李漸菴南太守書

僕伏海曲竊見學士往往稱皐䕫稷禼萬世爲人臣者之考鏡且謂絕德非近代公卿所及者僕獨不然間覽宋眞仁英哲之間李公昉寇公準王公旦韓公琦范公仲淹富公弼歐陽公修龎公籍趙公抃司馬公光諸君子之入朝則雝雝然推賢讓能如不及絕不以世之忮求愛憎之微介乎其間

而退則無誚謁無苞苴甚且推轂世之賢豪倜儻
之士而其人不及聞不以謝之私室者故當其時
海内譽髦後先相望三王而下此其最盛者已我
國家宣德弘治年間稍稍近之若我公者非其人
乎何者僕嘗謁公望公貌絕無世之塵埃也及扣
公公席而膝之相與揚搉古今品騭當世公於世
之賢人君子則好之若水之赴壑及聞其他過也
則又疾首蹙額而不以及絕無城府崖塹毫髮之
私介乎其間也頃者二三執政亦稍稍於公相爲
倡和於曩分宜華亭江陵間一切黨同伐異之風

不少見焉然則詩之所謂素絲羔羊肅肅兎罝又何異乎僕甞私謂宋之眞仁英哲諸賢卽虞廷之皐夔稷禼可也若公及項之二三執政抑卽宋之眞仁諸賢亦可也茲聞公絲少宰出典南吏部竊欲跨一驢間走秣陵伏候起居併聆公之二三年來所不聞者之遺論而秋八月來病魔糾纏兩肘如枯楊之枝矣不敢出門戶敬遣一介之使問候於左右伏惟垂憐而俯亮焉

與萬思默督學書

頃者葉文抱公書開緘讀之其所掀揭宇宙俯仰

古今大較可搦至於論文一節公所自得鑱去世之影嚮勦擬獨犂然有志於古之道茲或僕平生所自好而學焉而未能者公且擘畫及之僕安敢不自鞭策尺寸之間以求正於高明也乎第耄矣語所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其壯心雖不已而恐日昃之晷有不能前驅而馳且驟者茲於葉文之勸遊而歸也敢報之如左外八大家刻一部附上韓歐以下近來文章家且謂漢西京後薄不足爲而僕則妄謂八君子者其材之小大不同要之於六籍以來相傳之旨似各能獲其雋永而爲之者

故一切鑄詩企爲指次如此僕故知不免爲世所嗤笑而今且得公印證頎然與之語不云乎苟同於道雖不同於俗亦可也

與陳大酉司理書

僕辱尊公五嶽先生不鄙屬序詩文刻故及稍稍移書相酬次而漢沔之流與勾吳之波數相掩映而吐吞也明公舉進士出爲越州理而兒曹又竊附榜末故以通家誼時時相問遺而明公襟抱如在眉睫矣然初不知五嶽先生卽傅少巖司徒公之甥而先師非泉膳部公又故嘗於令祖蘇山先

生爲綰帶交項者來生汝願携姪孫拱日過草堂偶爲語及且聞明公過越州來其所憐來氏兩生賜之從遊左提而右挈之者若穆風若甘泉令人披且飲之者神觧而心醉也然僕抑嘗從非泉先生故亦嘗竊附少巖公文章道義之知由此言之則明公又或移其所以憐來兩生者而併不忘衰羸又可知也望望星河盈盈一水故於兩生之還越也再附一書以獻別有家刻唐書五代史鈔一帙則僕故所讀歐陽永叔之文而妄謂其史學獨得司馬子長家法而因以鎸次之者敢併呈覽不

識明公以爲然否

與顧蘅宇督學閩中書

石門言別忽已歲暮嚮所共公面訂督學事宜謂攝吏當以嚴陶冶諸生則以寬此則士大夫之所共知者而又欲公於考校外須於諸生之抱德行道誼及囂詰頗側者深加分別而提掇而鼓鑄之從而恤其疾苦賑其貧乏解其寃抑博士之所知而不能庇有司之所忽略而不以問者特顧爲加意焉此或士大夫之所不知即知而未必留心者辱公點頭而許之然入閩以來不知公間及俯採

以按行之否僕之茲言也故嘗於王敬所之督學江西也或及之近於許敬菴之過關西也又稍稍詳次之王敬所去江西三十餘年士大夫猶能無忘其愛而敬菴公則秦隴之士近所軒願而頌諸中朝者不異文翁之在蜀矣公今之大賢也其心之澹然若水其襟之盎然若穆風僕故知公之行部視學所嚮諸生之所誦法與士大夫之所口畫而心溉者萬之矣倘及朔風幸爲投寄所下案驗科條及諸生考卷之最雋者令僕獲手而讀之茲則公所不遺故人於千里之外也

復陳五嶽方伯書

春以來僕病足臥山中忽得公所遣使携二書至其一則論文章之旨而併屬僕以記所謂六美堂者其一則由續得劉生所囊訟冤書而因以報之者也僕衰朽譬則秋江之萎梗其所汨於流波沒於崩沙而朝且夕焉待漁人之拾且爨焉不可得已而況辱公之注記乎又況辱公投之以文章詩歌之什甚且先太夫蘇山先生所從竟陵訪陸羽著茶故處而堂且歌之此一段風流澹宕古所稱物外司馬者之流也併屬僕記之得非公之好士

而不以九九之末遺之者乎僕竊欲留使者累日或稍遲足瘍之解且當濡毫記公之堂而以復之也使求去甚亟故不及然公所首諭僕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柳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獝厲草莽偏陲項籍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並軌而馳者誠然誠然然僕之鄙則少自結髮所鑱畫古作者之旨而偶有所自好不敢不吐於長者之側也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什上摹

魏晉下追大曆一洗宋元之陋爲一世之雄也獨於記序碑誌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於古之所謂文以載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僕少嘗與蔡子木論文書竊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嘗於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於其道然後從而發之爲文譬則金之在冶而種種色色無不得其鼓鑄之眞卽如僕所頊次韓昌黎輩而屬之八大家漢之崔駰蔡邕晉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

以下非無龍驤虎鬬之士而八君子者之中曾子固殊屬木訥蹇澁噭之無聲嘘之無欿者而僕猶取之以其所序戰國策諸書及記筠州宜黃學諸文葢亦翩然能得古六籍之遺而言之者已要之非世所謂翡翠珊瑚刻鏤勦贗之飾而爲之文者故蘇長公嘗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則崔蔡左陸以下並草莽偏壓可知之矣又何疑於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

鼓相當或鴻鴈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
於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
又且一笑而謝之矣僕非閒文者第其所自好者
在此故僕幾欲㩇去生平所爲覆瓿者之槀倘及
秘蹤石室者之深而囊上六籍以深求心之所至而
固自老焉或庶幾其仰窺什一也今且衰矣疲薾
不相及矣公得無憐而教之乎謹於使者之草屩
而南姑復之以所云而公所屬記上六美者之堂聞
令郎大西行且按湖中僕當前和其堂之佳山水
所嚮處勉爲公挂一言於層欄曲檻之間第恐猶

屬嚮之草莽偏陋者所云不足以慰公之深情也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將領亦因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為家其所為部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長大較戀巢穴長子孫非胡虜比而諸將領當以

輯和拊綏爲上以簡戍卒審嚮導爲權而至於不
得已而用兵則惟以鵰勦爲最決不當如近年動
輒請兵十餘萬而事大征者葢大征則多調兵多
調兵則轆芻糧按部署假日月賊之猾且健者並
走險以避矣已而所疏聞斬馘大較特係累其老
弱與中國之被虜甚且襲殺無辜者以爲功耳此
則僕按節南粤時所聞往牒詢諸父老而得之者
由此言之則一切諸險隘將領固當於中權其南
北而善爲之矣然不特此也僕又嘗妄謂吏部所
權者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提督與

諸兵備大司馬所當一一咨訪一一擘畫而與吏部共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護與諸節度使而我　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之七即如挂印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諸邊徼提督節鉞使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略識事宜與其跅弛不羈足智多謀者爲之恐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衆望者魚貫鴈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辦即如古之二卵以上與謗書滿簏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方之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並其所掌世或不免例擇

其籌書筦鑰之慎者克之抑亦過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提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貳客爲簡擇某堪某處兵備且可以待次而領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而領總督因以聞之吏部而吏部又須虛懷以參之因以聞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音務使酸鹹辛甘宮商緩急各適其宜而已當是時外則擢天下謀略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心深入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公不可以

此望之吏部而僕之鄙陋嚮嘗竊識公於弁髦時業已卜異日當爲國家石畫臣不特區區掇科第曳金紫而已者數十年來公之上下古今出入中外其所博識而深中者嘗有江海之難以蠡測象緯之難以管窺而僕又衰且耄其所自好者如彼而其所自藪者則又如此恐不免井鼃之跳埳露蟬之吸枝而已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

與楊侍郎本菴書

近得邸報及縉兒從濟上所移書乃知公之不遺兒豎而錄之薊非甚且以僕舊嘗爲先太傅公屬

吏而鰓鰓然有故人世綈之愛焉感激感激然而公所指次僕之去官狀非繇河魏時獲罪也蓋繇少嘗獲微譴於故執政其蹤旣疎其舋漸深而同門之忌從而陰構之者愈力故僕之罪遂不可觧一則繇吏部出判廣平一則繇南禮部出僉粤州又不意於粤州稍稍獲尺寸矢石之功遂徙爲大名兵備副使蓋嘉靖癸丑之冬十月也胡虜庚戌內犯後部題防秋特請割順德隸大名道專勑歲提兵三千人赴倒馬關以遏虜入故大名使之戍邊自僕不肖始當是時中朝士或指爲故執政

所銜者未之釋第欲以此搆之罪也或又云先太傅公閒闖僕不肯於粵州時嘗以知兵名故附錄之措置如此未幾先太傅公出督薊州僕雖不能從之出入臺障間然抑時時奉指揮練將士飭戎馬一切枹鼓旗幟弓弩戰陣或謂稍可備緩亟已而撫按巡關諸使君僉交章疏薦之　肅皇帝甚且推轂謬謂可當節鉞已而僕之坐罪蓋籍府江匿斬馘者之賞爲按也嗟乎僕豈敢爾哉且僕是時特勒部下鵰勦前後俘斬殆千人不煩軍門一卒之力一金之費而顧以此罪僕削籍此或先

太傅公之所深憐而刺心者然是時先太傅公方建牙遼薊所從中伏戎而猝發譬則疾雷也即先太傅公掩耳且不及而況他乎已而先太傅公一還兵部再掌吏部猶時時嚮人士齒及沓嗟不已故僕間嘗爲書託友人蔡白石陳謝云云載之刻集中公固可覆也僕於先太傅公葢負不世之知者而頃者縉見復及公收錄附之䟦記語不云乎生不能報没不敢忘僕衰且耄已無及矣異日見曹或及厠公從吏末少狥國家此則愚父子奮報知己之區區而又不知天之所以慰桑間之餓者

何如也

復沂水宋大尹書

僕待罪河魏時不敢以簡將士習戰陣爲職而數共諸文學上下古今宴酬經史欣然樂也已而僕坐忤執政擊之來歸諸賢所各以其才翱翔仕路僕按省試與登科錄知名氏所傳非不抵掌欣躍而僕旣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不復與諸賢相爲傾倒甚矣世路之嶮巇日月之奔駛而故人知己之思徒切夢寐也緍見遣使南還忽得手書知君且抱琴爲令又適與兒曹所領之邑齒相錯僕雖

不及與君縉帶爲歡而見獲附同官稍屬世講不勝欣慰兼金文綺之惠又胡爲乎來哉覽手書且亟稱僕旣不得以勳業奮昭代或當以區區文章詩歌之什與近時空同大復輩相頡頏嗟乎僕豈敢望哉然僕所自好處已稍稍與世之豪雋移書論列大較見之集中君倘不鄙或可取而覆也我國家弘治正德以來詩歌之什已彬彬乎戞金石奏宮商或可與唐大曆貞元相倡和矣獨其文章則僕竊謂當如孔子所云其辭文其旨遠必得六籍之深而始可與之升其堂而入其室也否則恐

不免如蘇長公所誚楊雲第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世之所競慕以爲摹左傳摹史記摹漢書縱極其工當亦優人者之貌孫叔敖焉耳而况其所摹者特句字之詰屈聲音之聱牙而已僕竊耻之世之士或與我者半薄且疑者半要之文章之在天地間久則公論自定非僕之所敢知亦非僕之所能與也君倘過緡見官舍試出其書讀之不知君謂然否

與杜司諫爵齋書

僕嘗左官洺州而先公滏涯先生抑適以休沐還

故里僕遂及附先公爲縉帶交當是時郡中縉紳
大夫大較多趙魏慷慨悲歌之士僉憐僕之襟期
所嚮而先公尤深僕稍稍獲從簿書之暇發憤於
六藝百家之書而志其左遷之猥瑣焉甚矣於今
夢思也縉兒釋褐令章丘又適明公領袞州郡閒
閘明公又推先公之愛而忘年而弟之又從而教
誨之兒曹遽得引明公懸魚狎雉之遺而尺寸之
上及信之郡二千石及藩臬諸使君而下之吏民
不以罪仁人長者之賜也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明公過南都領諫垣僕幾擬跨一驢謁謝

左右顧年已衰遲二豎爲祟執執待盡不敢出門戶閒嘗爲七言近體欲塵記室而未能也世路方休而明公以海內譽望之賢出爲南司諫司諫者朝廷之耳目而南都則又鎬京之舊非特國家官寢肘腋百官之近也南通江漢捷百粵西帶汴宋北按淮而明公輩譬則天象之樞斗焉今且水灾非常二百年來所無者吳越間以澤爲國而故所憑城市墟里而禾黍相望者今盆一壑矣仰觀象緯又多訛言明公得無中夜攬帶之思乎茲特具書奉候外函家刻一部併舊詩一章伏惟覽教

與蔣西彝太守書

言別來又逾三載矣公抱道術多態經鳥伸之訣而年彌高神彌王公猶能從丹房芝幢間歌詠自娛古人云左摩洪厓右拍松喬非公所自得於山之深而林之遠者乎曩所共公結駟而遊鑾而歡者凋落殆盡而纍纍僅存者惟我附公兩肘耳公每以翩翩霞矯自許其肯挈我而騎黃鵠履泰清否乎公家五湖之北僕臥五湖之南盈盈一水譬則女牛之隔河漢也客有錢生者自稱其大父行從公爲縉帶交今且裹糧而過敢於其鴻鴈之

翩附間左右僕雖衰且羸公倘能食我以松枝飲我以玉屑猶當附靑鳥而從公杖履間也

與衢州道曹使君書

公及三衢來數從使車齒頰傳公繾綣之情甚矣故人知己之恩也三衢者介宣歙吳越之間所稱龍游東陽義烏諸下邑蓋盜藪也中多豪猾爲之窟引而浙之右族大姓被其來往行刼者什而七八郎如僕不肖亦於今談虎而色戰者也此所以於公下車之初間爲奏記及之朞月間聞遠近稍稍戢矣無廼冀渤海趙京兆之遺而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并及剝皮建鼓而斷頭槀街者乎久欽問
候適丹徒故簿鄭君之子過山中特借鴻便稍布
尺牘

又副言

僕令丹徒時有鄭簿者常山人以廉吏聞者也嘗
督糧謝絕常例已而病沒無以為殮吏民哀而哭
之者不下數千人僕以其情聞之當路厚為𠛬賻
始得扶喪來歸以故其族姓邑子至今往來如適
家且鄭以廉守官見稱於時然亦以廉廢家而三
十年來益且窘矣今有孫名起宗為衢州府吏顓

善書敢以其名聞之臺倘辱公憐其故嘗籌薄丹徒者之廉爲之恤其廬收其苗裔即得從書記廁廝輿臺之末即古人所以惘孫叔敖之後負薪行歌而爲之欷歔感慨也已公仁人長者也不勝佇望

與張明江太守書

僕無似辱先師文定公覽會場中所爲試卷輒首器之以爲國士會所條答策問中頗觸忌諱故次之稍後然非文定公本擬也已而廷試日文定公欲以策呈御前又適爲忌者故匿試卷填三甲中卷始出而復湯滌文定公覽睹之不勝憤鬱僕

之數奇孤文定公多矣今弟來得公手書且驚且喜聞曩所廷試卷文定公猶及收而藏之家中而僕於此不能不憫然自失而併欲於公處求之傳示子孫也僕位釐中大夫罷官來歸卒不能樹功名垂竹帛甚負師門而兒曹以下稍及掇一第出爲令頗竊民譽即叔季輩抑及鴻次善文章茲固明江公之所爲我解頤而亦或文定公之所含笑於九原者也丕在通家故敢附聞別諭族子欲刻兩浙風雅併索篋中稿欲爲傳之然僕舊有吟稿十卷已列三稿刻中茲特附覽求教而他所未入

刻者別錄一二百首大較企山澤間幽臣羈客不得志而故爲寒泉蟪蟈之音非所以擬之騷人墨子也伏惟我公痛爲劖削擇其稍可者而傳之否則重爲木災也已皇恐皇恐

與張岵峽司馬書

公之按節浙上浙之吏民所欲家尸祝而戶俎豆之者譬則晉羊祜於襄陽宋張詠於成都是已而僕所銜且戴者獨深何者僕罷官以來三十餘年于兹海内知己零落殆盡豈謂頃者地方鼎沸之患

聖天子且借國家之重臣儼然臨焉而公

又不遺故舊所相爲吐哺而拭拂之者久而彌篤
不以厭勸若此薊遼以來公之奏凱之書旦暮上
聞所當搴旗斬將而効首虜者不下數千馘矣郎
傳記所稱漢之衛霍唐之李郭恐亦無相遠公向
屬不肖紀令滑以後數事僕恨衰颯之年謭薄之
識猶未能爲公次行事然要之一二年來公所爲
朝廷統將帥靖疆圉寒氊表遠斥堠者益於往事
功且百之公今入領大司馬非特一重鎮一邊徼
而職方所籍薄海内外咸屬兵鈐矣久羈稱賀以
文稿未上恐掌書記者簿責坐罪故惶恐到今兹

縉兒入　朝當必以通家子弟過邸第故敢嚮風

上候伏惟台亮

與鄭太守書

桐廬布衣而鮮青囊者曰俞汝舜故都御史俞莊
襄公之族孫而先府君没所嘗憑之以卜葬者也
然青囊術特屬客遊無他異能獨其言不妄發行
不妄動事父母孝與朋友信頗有閭里俠節仗義
者之緊予故重之而年四十無子閭嘗出帷中侍
女備巾櫛而其父號前江亦以篤行聞而鄉飲於
其學宫者也獨卧一榻者累二十餘年予聞候于

其廬親見其父子相爲師友圖書四壁而蕭然若
漢獨行也故益加敬之所於父子間前後投贈詩
文及爲之題其墓而哭之死積若干什僉附載故
所刻中一一可覆也倘父母手而讀之卽可以了
睹予兩人者之交矣乙酉年不幸汝彝病且沒其
將屬纊也從臥榻間爲書數百言遺侍兒俞湯永
訣大略悲無兄弟所所遺老母年八十而遺幼孤兆
麟特八齡又其妻先亡而孤特育之故所遺侍女
予不勝泫然泣輒以義諾其所請爲之移書與文
而弔且哭之數年無間春秋時時遣使過其廬而

問其毋與子然每痛汝彛雖亡無他兄弟捍衛門
戶猶幸其生存也以故所畜養家奴俞招壽及其
長子俞池次子俞湯最有恩蓋計其家之貲產不
下三千金盡以委之池與父子如手足心脊然當
必能務所世沐其衣食婚娶之恩而報之也豈謂
其父俞招壽既老而長子池掌其家一旦背主占
其家業所遺如橐中貲甚且匿其故所遺古書畫
玩器又從而賣廢其田四十五畝不肖既不量力
於汝彛之臨年而訣也已許之矣今豈敢食其言
乎故復不自量力日夕深憂繼之以泣其族中雖

係名閥然能仗義而爲之寢護其家撫其母與孤
者絕少也其遺孤所聘婚雖係蕭谿章楓山族子
然又道遠不能顧也況俞池既惡其妻趙暴悍特
甚視老母弱子如几上肉而予所故遺侍女畜備
巾櫛者已十三年而與孤相爲命者也近亦被池
夫妻奪其衣奩逐之來歸矣萬不得已與其族衆
故友爲此上請父母俯憐不肖生前之交必不忍
背其身後之諾俯按別狀特賜親提其近族俞汝
在俞汝兆與其故交省祭吳大鳴併查弔汝彝存
日文簿一一逐項稽考閩俞池橐中所積不下數

百金一則首爲勸令囘贖節年賣廢之產二則籍其所匿古書畫及玩器之類三則姑聽伊弟俞湯代掌家事併留其父與母而衣食之以隨幼孤至於俞澔所生四子併所娶二婦及其男女九口悉令歸宗其屬之俞湯也煩案查見存家業一一登記爲印信文簿三扇一留存府卷一給俞湯收掌一存遺孤兆麟或伊婚蘭谿章家以待麟壯而婚娶之後照數交還盡借父母三日之勞則汝彛可保九原之託而不背異日身沒亦可與汝彛相見于地下而無慙赧此則明府百世血食睦州者功

案之一也臨風流涕無任瞻切

上撫臺滕公書

公按節臨鎮以來適湖中水灾非常僕從丘壑中輟聞飛章上聞請蠲租請改折請停解請緩征甚且犯觸忌諱請罷內織而中外縉紳大夫無不人人拭目而頌公之勞來劻勷之業者春夏以來米價騰踊人情洶洶閭里惡少因而聚衆刻桑墍屋而食甚且椎剽行亂白晝刼掠其去嘯聚草澤弄兵潢池者特朝夕間矣賴公震怒嚴甲令除首亂釋脅從又從而移易官署督責守巡威聲所被翕

然以定而嚮之所謂鼎沸之患解於抽薪河流之災寢於決堤獨我浙東西哉五湖之間所欲因而孛亂共爲響應者譬之飈散而煙消日出也屓者舊穀旣沒新穀旣升而遠邇之間稍稍輯寧矣東南州郡億萬生靈其所家謳吟而戸歌咏者較之昔人所誦富鄭公之救青州者無異也嘗聞傳曰施法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灾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然則公之異日內執樞筦外鎭國家史官之所書太常之所旌當褎然在望而我浙之所當尸祝我公俎豆我公者又豈敢忘哉僕不肖衰且耄

矣然公之勛業所嚮愿效一言以告他日之采風者非敢如世之爲諛而已也不知公能諒之否

與龍渠陽郡丞書

衰齡怯暑避臥竹林間忽辱使者傳手書至開緘讀之不啻飲之以金莖之露而鑿之以玉壺之氷令人神解久之僕間從先公宦遊來於今四十餘年而當時縮帶而嬉金駟而馳其所共風流文藻爛然眉睫與夢思間於公使星所嚮豈不願爲之執鞭哉顧遲暮之年疎懶成癖大較稍犯揚鐵崖先生之痼疾矣及覽公所云恤災賑窮施行次第

蓋古者名二千石之遺而天於旱乾後賜之霖雨不知郡中士大夫有能爲公如蘇長公之碑喜雨亭而詩歌之否分俸之賜愧不敢當謹以近刻玉芝山房稿一編又舉子業刻一編附上請教聊以見衰耄中猶於山澤間沉酣淋漓若此令弟教授湖中謂之安定先生風範可也而僕又承推先公世講之末相知獨深惜也猶不聞中朝之推轂而絫然博士間也如何如何如何

復陳五嶽方伯書

中秋夜對月銜杯醉後搦管點竄六羨堂記數十

字巳而閔鉛山與新城李簿相繼移書過促業已復門下矣又二十餘日李簿之使再至蓋其家復於篋中獲公所刻陳氏家園記而併以手札投寄者也僕手而讀之竊疑公之園林於雲夢江山之勝互爲吞吐綽約處固屬無盡而公所於天地間目得之而爲色耳得之而爲聲心神得之而爲坱圠無垠處公往往憑欄倚几嘯傲乎其間而世之善文章間賦咏者並爲公鐫畫點次之矣僕平生覽古之善記佳山水惟柳子厚爲最雄奇崛如韓昌黎嘗讓一步巳而移官南粵間過永柳二州探

其洞壑所詠茅而亭葺石而臺一切勝槩猶疑柳子厚筆力不到也公家園林星羅鹵錯於沔水遠近間得無移僕所以唁柳子厚者而爲之太息其間也乎僕衰矣不知天肯假之以年其及躡屣公之園林再爲摹畫一二否別諭李中麓太常蓋僕釋褐時以文章交而最深者也兒緍之令章丘業已移書叮嚀之太常之没已二十餘年而無子其故所貯圖書古器已散而拳拳守殘業者特其繼嗣而已僕生平亟故知而兒緍於其父之執友亦往往事亡如事存承諭及敢復不盡欲言

與黃葵陽學士書

公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德業日以宏聲問日以鬯而海內縉紳先生無不人人望　天子之卜相傳麻矣僕雖衰且耄嘗獲從公弁髦間頃者姪一桂幸出自門墻僕之私德荅有倍於恒情者夫士子稍解屬文掇一第固其常耳特憐茲兒少最苦心嚮學壬午之役同縉兒應試已爲有司所首錄適經房兩相爭遂擯不與當是時先期縉與桂出場後兩以試稿從馬上疾馳以歸僕覽之且曰兩兒當並第也已而桂獨紬僕不敢以縉之第

爲喜而以桂之紬爲泣茲固姻族鄉黨所共憐僕區區之私而欷歔太息者今九月朔日又得桂及少兒貢所爲試卷讀之僕笑曰桂獨脫穎而出矣巳而報至卒果所覘姻族鄉黨之過者或爲慰或爲賀而衆或見僕喜色獨倍曩時嗟乎僕豈獨非人情哉蓋憐桂之數年間頗類蘇季子刺股流血發憤大業今稍及進慰先伯氏於九原則其所私慶獨切耳然則公之恩豈僕生之所能報而沒之所敢忘哉茲特齋沐爲書申謝謝桂已留京年且四十一切督之閉門下帷茲則僕得隴望蜀者之

情而惓惓於父師之側者也

與錢繼修吏部書

頃聞許敬菴京兆所爲揭辯李見羅事遂蒙外徒或多憐之又或從而罪之且謂其無當僕獨不然何者士君子立朝惟不欺其心以報國家耳見羅事在西南蠻徼去中國萬里僕不知其事之曲與直然在敬菴則生平所共道義而骨肉者之交彼之相信者既深則於其所疵指而悲之者切故持痛發憤而不得不爲之一湔洗其本末耳不敢遽謂其言之當然其皎然不欺二字則上可以質天

地感鬼神篤金石而言者引而詘之且從而罪謫之僕固知敬菴之所自信而沒齒不悔者然聞中朝執法家亦欲薄見羅中丞之罪不知其能轉移
聖心否

與杜靜臺工部書

公之宦遊所嚮於南陽則疑西漢循吏於荊州則疑古者山澤之官其所綱紀吏民法而不苛廉而不劌甚哉仁人君子之流風遺澤所至尸祝而俎豆之者僕雖衰且耄然於世之賢士未嘗不夢且思之若泉之注壑而不能已頃聞公告病歸已匝

歲矣而僕始則不之知知則復爲病魔所困而支離林壑不能出門戶故公之道德宴言雖或若降若登若俯若仰於眉睫之間而杳然神遊而心馳於今猶未之及也茲顯使奉候而別所爲近刻詩文一編併舉子業一編附上請教葢不及登堂而膝席聊以二種呈之杖履前公或覽之當有憐僕丘壑所未盡之軀而猶可共爲韻折而色澤也外雲履一豸補一則以促公再爲入　朝履星辰步日月而黼斧袞冠以出也

與鎮江太守范見復書

頃者貢見北試下第南還比至京口而丹陽以下
且坐畚鍤濬河道梗不通矣妄持賤名傳刺問舟
臺下甚屬旅窮而無當者辱公喜且愕曰吾不意
此叟之猶在也遄遽以所乘廵船護之來歸竊思
僕於海內賢豪未嘗不緦緦然思附縉帶交顧衰
老以來譬之坏户之蟲而公何以明德之賜殷勤
至此豈以僕嘗令丹徒公露晃所嚮或聞僕抑嘗
竊譽茲土邪僕去縣四十餘年而縣之父老且或
知或不及知而公當不以此也豈嘗手僕覆謔之
語而賜之耶抑或他有所溉於心者而殆及爾邪

而僕又自揣樗櫟之資恐無繇也北望江流恨不
及趣駕千里而稽顙郡庭兹於使者之返先此附
書以謝

奉韓敬堂少宗伯書

聞公以先公之憂歸來于閶閭城上僕以衰朽之
年不能躬爲匍匐頃者醫家某過草堂稍稍語及
公之病魔頗與僕壯特略相似已而得解則所籍
藥餌者什之二三而所於友人指授處稍稍得力
殆什之七八也敢附以起居僕少習舉子業頗自
刻勵衣不觧帶榻不設枕者四三年又好湛深之

思於六籍百氏書及古之文章家之旨所當印心處往往中夜起而露坐甚且遺矢猶於厠中閉目冥思獨哦獨語客間過之每對面不之見客前呼始愕然起以故閭里賔朋數謂予癖而癡矣此年二十二三時事也已而第進士後先父母相繼喪哭聲晝夜不絕者累數月骨立不支分且必死每對花發輒嗚咽不自已且曰吾安得見其碩果也已而舉一兒頗聰頴輒又嗚咽不自已且曰吾安得及是兒之長且成立也已補令丹徒且欲毀撤自免者久之友人唐荆川過山中笑曰此予少時

所患君殆由文章爲之祟重以廬喪甚來哭泣太過致損心神耳聞聖人無心病君第過丹徒吾當時時過縣共君語君於是時病不瘳解綬未晚也僕於是逡遲就官毎出堂視事輒憂惑遽僵也毎過南京謁上官甚且欲携木以行雖不及携而心之悸不已也至於毎夜寢不交睫惟聽巡警者提鈴報更而已鐘鳴則攝衣以起荆川過之奮而言曰吾聞蒙莊云以瓦鑄者巧以金鑄者拙君得無自薮而因以自斃乎僕聞其言爽然漸以解病亦漸以去而醫者亦時時投補心之劑又年餘始及故

吾時年三十五於古人所謂咄咄書空猶時有之四十罷官後則神日王而六十七十來彊飯踰壯時矣公得無於僕似之乎公達人也超曠非常豈與僕樸遬齷齪比或其少時發憤與籍與歷先大夫之變其所由摧喪憂勞或相近耳藥餌固不可謝要之几榻間非蒙莊言即佛氏書則其所助當或倍蓰蓋有勝於長桑華陀者已

與張澄齋憲副書

僕無似語所謂檽櫟蕭蔘不足比數者公之按節浙西時獨辱公開襟與之又從而折節以下之漢

畧勝之之於雋不疑不過也然僕間讀古傳記以公之材畧及其風猷所嚮固當外之擁節旄鎮邊徼內之持國秉入政府而抑何以中道解組特縱藩臬歸來乎林壑泉石之間僕衰且耄嘗謂公家太湖之北僕家太湖之南盈盈一水幾擬鼓枻乘流而過從公朝且夕焉共爲嘯歌賦詠於辟廱之叢煙霧之窟顧荏苒齟齬以至於今猶忽忽焉未之能也得無爲呂安所咲巳乎秋之深决當載鶴從公錫惠兩峰之間適有友人周生者囊古書名畫求謁門下敢附尺牘以申宿約而家刻二稿附

上求教葢欲公知且憐僕所自好而倘獲公之賞

抹鑴示其間亦庶不孤生平之愛也

又副言

邑有友人周生某者少孤而力學其所當救郡劉

清惠公南坦衆政陳公棟塘司馬蔡公白石輩所

贈詩歌文章之什可見也其解母之囊裝也近千

金然不治產獨好古鼎彝及法書名畫而於書事

尤甚間睹吳下公卿家所散唐宋來趙伯駒米南

宮及范寬王大癡諸舊縑所遺輒傾母氏橐貯以

求之故其家無半畝之宮往往借廬以貯圖書子

數過之家特四壁立而所共賞朋儕徜徉其間者香一炷茗一甌則出所貯圖書相品畫而已甚矣其癖且迂也數年來歲既侵米價日翔貴而午炊或不繼故不得不移故所貯以鬻之士大夫家而世之士大夫未必知且好即知且好抑未必其力之給否也頃者范司成特爲移書孫太史太史固稱知且好者而其力之給與否吾亦不知其何如也語曰青萍長價於薛卞之門公得無憐之而傾橐中裝以資且給之否乎公即力或不給貴郡固多素封倘蒙不惜齒牙魚目燕石皆爲隋珠和璧矣

惟留神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八